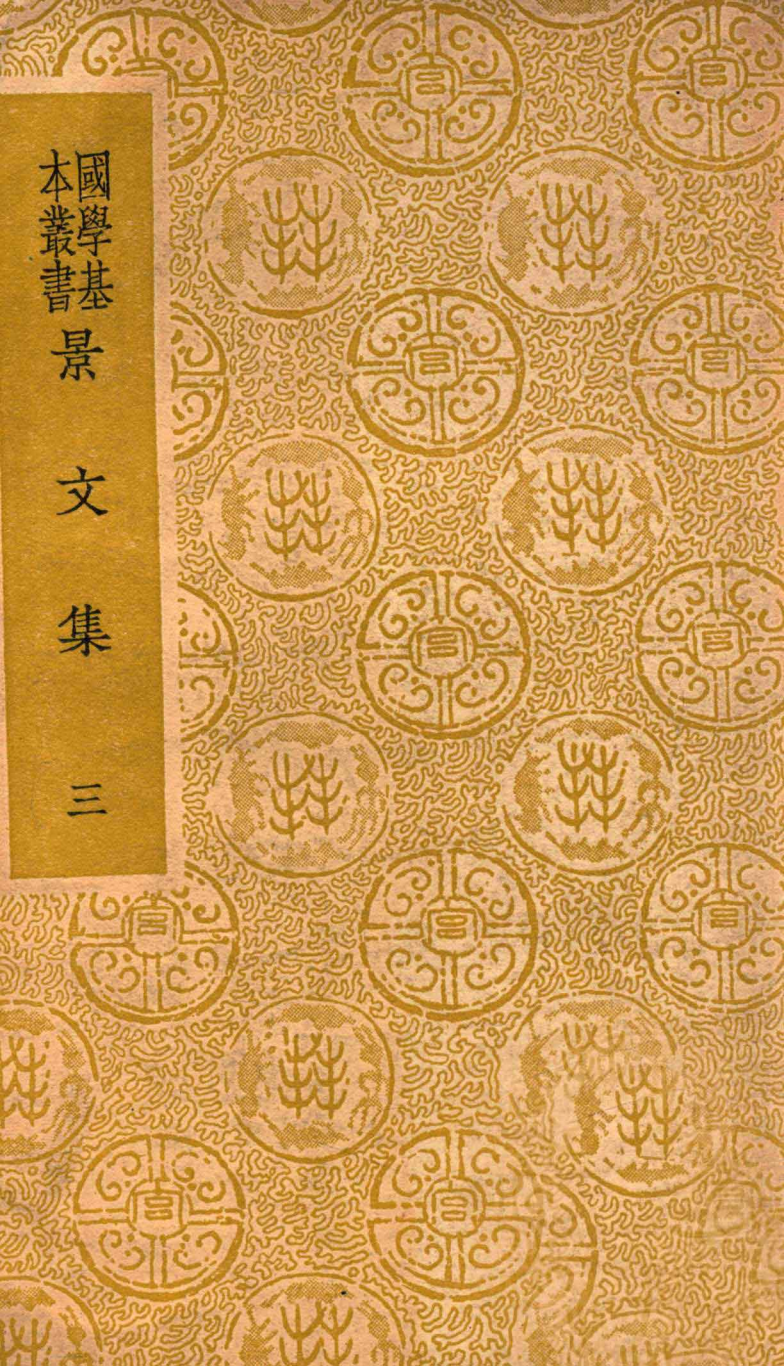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景文集
三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文 景

(三)

撰 祁 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景文集卷四十二

議

明堂路寢議〔案〕歷代名臣奏議初議禮諸奏皆係皇祐二年爲侍讀學士時上

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于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爲合宮。唐虞謂明堂爲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爲世室。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周人謂五府爲明堂。黃帝合宮。義猶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祭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爲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于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于文王在門爲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蓋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廣四脩一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階。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牕。戶法四時。牕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曰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爲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

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雷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爲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宮曰：夏后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室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太一，五帝于上坐，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闔，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牕，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爲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阼階上，堂後爲小殿五楹，爲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爲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祖。臣按：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爲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斑大政，朝羣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抱殘冊，爭空言，據已見之槩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爲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爲非禮，推專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便

世制宜興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于有道嫌于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閎邃廷唐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幸褻近者也。今有請卽爲明堂于禮便甚。

五室議

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于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于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于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元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爲朱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爲小。以其含容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元堂者。元。黑也。冬殺爲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爲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複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下制與羣大臣議曰。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牖四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禮。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面南則背。叶光紀面

北則背赤熛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于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旣在明堂。今若無室。則于義誠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于此則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云。个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旣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囁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旣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于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爲小殿五楹。以爲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唐高宗與羣臣雜議。以五室爲宜。故設昊天上帝于太室中央。南向。配帝于東南。西向。青帝于木室。西向。赤帝于火室。北向。黃帝于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

于金室。東向。黑帝于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各于五方帝之左。內向。差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坐于明堂廷中。各于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爲五府。似五室之制。權輿于此。上世圖籍淪闕。不得摛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纖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別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有其興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爲九室。薛綜曰。堂後有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爲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武致疑。筵几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慶殿卽爲明堂。倣古宜今。最爲合禮。周禮書曰。清廟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權以幔幄爲之。以明六天五帝絕位于禮。無嫌。

規蔡邕明堂議

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爲青陽。南爲明堂。西爲總章。北爲元堂。中爲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于其中。以度制。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有所由生。作之有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

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紆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臨照百官。百官于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子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禘祀周公子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于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帝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闕。見九侯門子。日昃出西闕。視五國之事。日闕出北闕。視帝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闕。故周官有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

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曰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商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其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闌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以象五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准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于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于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于東序。又皆于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戲謔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旁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臣按蔡邕爲漢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爲一物。不知何據。寧其博見異藝。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歿。諸儒蜂奮。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爲書。決不相通。又緯識詭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

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邕必有一焉。宜爲後人之嗤詆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上帝五帝議

鄭康成以上天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爲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爲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于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爲法。威仰在卯。西面。熉怒在午。北面。樞紐在未。北面。招拒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爲之主。足爲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建言。古建明堂。成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攷之禮文。不正。其復之。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上

帝卽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尙書許敬宗議。祠令新禮。竝用鄭氏六天之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大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祠太微五帝。按鄭氏惟據讖緯以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爲北辰曜魄寶。注孝經。明堂爲太微五帝。按易日月麗于天。百穀草木麗于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尙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仁又以貞觀禮。季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經說。先以爲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卽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甌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于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爲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

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竝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按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爲上帝卽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爲皇大帝。五帝爲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旣顯。學者爭爲執辨。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爲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儻可見也。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惟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旣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爲上帝。上帝爲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爲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臣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王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竊謂先儒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奭又以歲九祭皆主于天。至日圓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于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竝陳五位。不知神之于彼乎。于此乎。奭言如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爲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乘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爲蒼天。冬爲上天耳。唐以來。二家

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奭許于彼于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臆云。

景文集卷四十三

議

配帝議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于圓丘曰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按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卽據而爲解。以違孔經。以未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爲貴神。獨坐于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爲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惟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

神歟。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竝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爲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爲合祭五帝于大雩之時。爲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爲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曇濟曰。按法。禘郊祖宗。竝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二。今盛薦上帝。允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遵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按。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伏尋詔意。義在于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惟祭法稱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爲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鉞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于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竝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爲法。武德時。以元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延世祖專配感帝。有遞遷之典。高祖請配吳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明配之尊大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天上帝于圓丘。高祖配感帝于南郊。昔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當云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于明堂。沈伯儀曰。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配之文。于此最備。德禮之序。莫善于周。禘嚳郊稷。不聞于二主。明堂宗祀。周兼于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于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于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而兩祭。爲是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實虧于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圓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按見行禮。吳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